

花好月圓

中秋將近時，我去買好了各種食材，準備自己做月餅。

咱們中國人的節日，好像離不開各種吃食，春節餃子，元宵節吃湯圓，端午節包糉子，中秋節吃月餅……生活在海外，過去對這些特別的吃食只能心裏想想，現在的亞洲超市裏什麼都可以買到，卻又覺得買來的東西少點兒意思，不如自己試着做一做，儘管有失敗的風險，但這個過程帶來的樂趣，一定可以彌補缺失的節日氣氛。

包湯圓或者糉子，好像沒啥懸念，我喜歡黑芝麻餡兒的湯圓或是鮮肉糉子，依法製作就是，但是月餅就麻煩了。一看到轉化糖漿，我就先洩了氣，用其他東西，比如楓糖漿代替，好像又不夠地道，至於餡料，我曾自己醃製了鹹蛋黃，配上豆沙和蓮蓉，做出十幾個看上去像模像樣的月餅，可最後的結果是，除了自己吃了幾個，家裏人沒人真的喜歡。

今年，我不知怎的豁然開朗，雖說不至於認為所有圓的點心都可以充當月餅（月餅還有方的呢），但至少不再迂腐地覺得如果不是五仁、豆沙、蓮蓉或是水晶之類的就不算月餅餡兒，而不帶轉化糖漿烤出來的就不算月餅皮兒。

冰皮月餅不就很可愛嗎？製作簡單，顏色漂亮，為什麼



飲食男女
林中洋

不可以試一試？

至於餡兒，既然我家裏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喜歡傳統月餅的餡兒，那麼，何不試試其他的方子？一番查詢之後，我看見了一款巧克力冰皮月餅，無論是原材料還是製作工序都屬於可行的範圍，於是立刻付諸行動。

材料備齊之後，真正動手之前，我打開音響，讓我最愛的中文老歌充滿角落，我知道，做月餅的過程，才是真正的懷鄉，我要好好享受這個過程。

雞蛋打進了碗裏，加入砂糖、牛奶、可可粉、中筋麵粉和澄粉，打勻，將融化的巧克力加入拌勻，然後倒進不黏鍋中，翻炒至半凝結狀，盛出包入保鮮膜，放置冰箱冷卻，之後準備餅皮，將粘米粉、糯米粉、可可粉、食油、牛奶等打勻，入蒸鍋蒸二十五分鐘，然後趁熱揉成光滑的麵團，同樣入冰箱冷卻。

雖然是第一次嘗試這個方子，但我感覺一定可以成功。在等待的過程中，外面的天慢慢暗下來了，雖然還看不見月亮，但我相信，今年的中秋會是一個月朗星稀的夜晚。惟願遠在國內的不能千里共嬋娟的親人，以及千千萬萬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人，都能夠在這個普通又不普通的夜晚，感受到花好月圓。



善洽若水
胡恩威

最近特區政府提出成立文化旅遊局，筆者認為這方向是正確的，但如何定位文化局的角色與功能，清楚說明也是必要的。香港文化發展的現狀是關於一個生態問題，故此成立文化局不是辦產業、不是辦活動，而是應該由基本功做起。因為要發展產業，首先要有健全的法律基礎與法例配套。像台灣、上海已經設立了博物館與創意產業的相關條例。香港在法例方面完全沒有任何專業層面的配套。因此，文化局的功能要具體貫徹法律方面的基本工作。

那麼，文化局應該是文化+旅遊局，還是文化+體育+旅遊，還是文化+體育+傳媒+旅遊呢？文化局最重要的始終是以文化為主。文化+體育+旅遊+傳媒，這四樣組合是正確的，彼此有非常密切的互動關係。文化與體育，體育是身體健康，文化是思想健康。有思想健康和身體健康，才能成為一

個健康的人。所以文化+體育是正確的。文化+傳媒也是正確的，因為傳媒影響着思想，思想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如果社會有健全、創意多元的思想，推動創意產業和旅遊業，才能夠達至可持續發展。推廣旅遊並非自由行式的散貨場，而是形成有文化深度、有社會滲透力的旅遊政策。一個城市規劃得好，一個社會充滿文化，必然會有旅遊的吸引力。日本、韓國、泰國就是其中三個例子。

形成文化政策有兩個重要工作：一是資源的運用，善用金錢資源和空間資源。第二是法律條例，因為有妥善的法律保證，才能夠長遠地帶動社會發展文化、體育、傳媒和旅遊。後者是香港非常缺乏的，舉例說，本地目前沒有任何與博物館、劇場、創意產業、工作空間相關的法律條例，建築以至規劃方面的都鮮見。這一方面，倫敦、紐約、東京、上海、台北等國際都市都有，唯香港沒有。目前特區政府以工地條例規管劇場，這不得不說是匪夷所思。

文化局的角色與功能

香港花四百億元建了一個西九文化區，卻沒有花資源把配合文化場地的建築物條例法規弄好。發展創意產業，沒有設立相關條例。台灣已經訂立了「文創產業法」，裏面包括幾個部分：發展文化產業園，還有相關知識產權及人才發展的配套法規。過去二十四年香港花很多錢辦大型活動，卻不見花時間去研究法例。文化局的成立，應該制定一個立法時間表及立法範圍。例如應該有「文化場地法」，把博物館、圖書館、表演藝術場地，擴展至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範圍，鼓勵私人經營和創辦博物館、圖書館。另外是「文創產業法」，訂立文創產業園相關的條例，在建築物條例上需要形成一套配合藝術科技發展的標準。目前香港的建築物條例落伍，科技產業難以發展。若你要去開發一個相關的實驗室，很多條例都沒有配合。英國用了十年的時間把他們整套建築物條例檢討一次，並且提升到配合科技發展的水平。這一方面上海做到、新加坡做到。

月亮之上



英倫漫話
江恆

每當中秋的明月升起，萬般滋味便湧上心頭。對中國人而言，那是明月千里寄相思，是寂寞嫦娥舒廣袖，也是花好月滿人團圓。在英國人心中，又有一顆怎樣的月亮？

五年前我在英國皇家文藝學會的一次活動中，作為學術作品賞析了一九〇二年拍攝的法國黑白無聲科幻電影《月球旅行記》，這是根據法國科幻大師儒勒·凡爾納的小說《飛向月球》改編而成的。該片全長雖僅十多分鐘，但作為科幻電影的開山之作，想像力之豐富仍讓人記憶猶新。當時倫敦恰逢十幾年一遇的「超級月亮」現象，即月亮最接近地球的時刻，有位英國同行開玩笑說：「近到可以『飛向月亮』（Flight to the Moon）。看清楚了，說不定上面有人。」

他說話，顯然是引用了美國作家喬治·福勒的科幻小說《飛向月亮》的書名，而書中描述了月亮上真的有位嫦娥般的美女：「在一片雪白如牛奶的雲中，有個美麗純真的女子，她的膚色白得像輕輕飄落的雪花，兩頰和嘴唇覆蓋着一層粉紅，眼睛像鑽石一樣明亮。」我猜想，此刻這位登上月球的主人公之心情，恐怕恰如那句英文俗語Over the moon，高興萬分了。

相信月球上有生物存在，恐怕是英國作家筆下的一種「共識」。被譽為科幻之父的英國文學家喬治·威爾斯，在科幻界的地位與儒勒·凡爾納不相上下，他的代表作《最先登上月球的人》（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就講述了一個古怪的科學家和一個頑固的商人乘坐鐵球來到月球表面，他們遇到一群生活在月球之上、外形酷似昆蟲的外星生物。

書中這樣描寫地球人對月球的第一印象：「到處都是一片混亂，蓬勃生長的樹叢，不斷膨脹的菌類，逐漸溶化的雪崗，一切都在變化着。太陽火辣辣地曬在身上，像針刺一樣。」而正當他們慌亂、迷惘地站在那些前所未見的東西中間時，他們第一次聽到月球上有一種聲音，這便是來自於生活在月球的外星生物。過去百多年來，該書被無數次改編成影視作品並廣為流傳。



▲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唐納「月球家族」系列作品：《新月》、《狼月》和《月出》。資料圖片

如果說威爾斯太過科幻巨匠，那出生於英國的作家休·約翰·洛夫廷則更具平民代表性。這位創造了經典兒童文學形象杜里特醫生的作者，在童書《杜里特醫生在月亮上》生動地描寫了月球上的生活。那裏有高低起伏的山巒，五彩斑斕類似北極光的色彩，有獨特香味的月亮花，形態各異的飛鳥，種類繁多的巨型昆蟲，還有說話聲音呼呼嚕嚕的月亮巨人。他的作品影響了好幾代兒童讀者，很多英國孩子甚至親切地稱他為「月亮巨人」。

既然有飛鳥和昆蟲，就說明適宜人類居住。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唐納便在《新月》、《狼月》和《月出》的月亮三部曲中，為未來的人類在月球上建造一處新家園。這部「月球家族」（Luna）系列，創造了一個二十二世紀與地球截然不同的社會，那裏空氣、水、碳和數據四元素成為基本量價物，一切都能以此談判交易，因此又被人稱為月球版《權力的遊戲》。不少名家在書評中曾尖銳地指出，不管你喜歡與否，這極可能是對未來世界的一個隱喻。

正像很多作家喜歡以月亮為主題，麥克唐納對月球的故事也樂此不疲。用他的話說，「月球既奇怪又迷人——在我們的天空中，在我們的集體想像中，它都是一個巨大的形象。它是為數不多的我們抬頭就能看到的人類棲居地。我喜歡在寒冷的夜晚出門，抬頭看着月亮所散發的光輝，知道有人住在那兒。」巧合的是，另一位十八世紀的英國作家戴維·魯森（David Russen）也寫了科幻小說《月球之旅》

（Iter Lunaire），並且早早地探討了人類可以搭載何種交通工具穿梭於地球和月球之間。

不過，將月亮寫得最為深入人性的，還是有二十世紀最偉大英國作家之稱的毛姆。他在最暢銷的長篇小說《月亮與六便士》中，通過主人公英國證券交易所經紀人過山車似的人生經歷，探索了複雜的人性矛盾，特別是人們對擺脫世俗束縛、逃離世俗社會尋找心靈家園話題的思考。毛姆的一段話尤其發人深省：「有人說我這本書的書名取得很好，但他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那代表了一個人去追尋月亮，而錯失了腳下的六便士。」所謂「月亮」，代表的是藝術與美的理想國度；而「六便士」則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平凡生活裏的快樂。

二〇一九年，我在倫敦參觀了英國藝術家盧克·傑拉姆的雕塑設計「月球博物館」，這是一個直徑達七米的雕塑，運用內部採光，讓觀眾清晰地看到真實月球表面的圖像，作品的創作理念同樣頗具哲理和深意。因為就像月球圍繞地球公轉一樣，雕塑也隨着藝術家遍訪全球各地，其中包括香港，當時灣仔「利東街」的展覽也正好趕上中秋節，於是讓大眾過了一個與眾不同的節日。

記得這位英國藝術家在展覽中說，「從人類歷史的開始，月亮就充當了我們的信仰、理解和觀察方式的文化鏡像，並激發了世界各地人們的無限靈感」。這或許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也解釋了人類對月亮的鍾情為何經久不衰。

故鄉的歌

上周五香港中樂團新樂季揭幕，藝術總監閻惠昌帶領眾樂手演出多首名曲，從江南到西北，「樂」遊廣袤山河。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下半場演出譚盾的《西北第一組曲》，大鼓、鑼、人聲與弦樂齊奏齊響，營造高亢激越的氛圍，彷彿將聽者瞬間帶入陝北黃土地安塞腰鼓奔放歡騰的熱鬧景象中。對於北方長大且因疫情而十數月宅居南方的我們而言，聽到這般旋律，便彷彿神遊了故鄉。

《西北第一組曲》分作「老天爺下甘雨」、「鬧洞房」、「想親親」和「石板腰鼓」四段，寫景，亦寫人，時而激昂熱烈，時而纏綿柔美。作曲家依照標題音樂寫法，不同器樂扮演不同角色，集聚，便是廣袤西北的雄渾聲響。中樂交響的魅力亦在於此，是任何一件獨奏或齊奏樂器都無法媲美的。

聽這些交織的、極富地域特色的樂音，我又想到最近一直在看的奈飛（Netflix）原創紀錄片《主廚的餐桌》。每一季講述五至六位世界知名大廚的故事，每個故事都讓我們見到克服重重阻礙後，夢想照進現實的無限可能。

為何說觀看這些紀錄片讓我想到交響音樂呢，不僅因為片中頻繁出現韋華第或是莫扎



黛西札記
李夢

特等古典音樂名家名作，更因為每一個紀錄片的故事雖說來自不同的國家和文化背景，難說片中菜品和烹調手法相去甚遠，卻讓人難以置信地共享一種敘事邏輯：這些名廚如何冒着被人指責誹病的風險改良各自國家的傳統菜式，再由生活和藝術中汲取靈感，創造出糅合過往與當下、彼處與此處的獨特菜品。

猶記得《主廚的餐桌》第二集介紹印度當紅廚師Gaggan對於印度菜改良的努力和執著。原本，印度菜只是滿足大部分食客的口腹之欲，甚至當其他國家的人們講到印度菜，所能想到的每每只是咖喱而已。這讓Gaggan覺得不忿：既西班牙或是法國的餐廳可展示可口又有美感兼歷史深度的食物，為何印度做不到？他回溯歷史，於其間探尋印度飲食的源流與發展，再將自己從西班牙等國家餐廳中觀摩的經驗結合，讓印度菜走離傳統街邊小吃，走入優雅餐廳，甚至走出國門，成為他處食客渴望細品的美味。

這位印度大廚的故事，恐怕戳中不少中菜廚師的心思。當傳統的宮保雞丁和麻婆豆腐再難滿足當今的西方食客，中國廚師又該如何唱好這首故鄉的歌？



市井萬象

禮和萬方

「禮和萬方——商周青銅鼎特展」現正於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此次展覽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攜手上海博物館推出，旨在以子龍鼎、大孟鼎、大克鼎三尊商周時期大型青銅圓鼎為切入點，從用鼎制度、造型藝術、紋飾紋樣、銘文內容、製作工藝等方面展示青銅鼎的豐富文化內涵，展示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圖為大克鼎。